

纸上建筑 胡辛文集 6



我爱她们

以另一种方式论女性

胡辛◎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胡辛◎著

我爱她们

以另一种方式论女性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爱她们/胡辛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8

ISBN 7-5391-3036-9/I·758

I.我... II.胡... III.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5894号

我爱她们 / 胡辛著

责任编辑 吴承平

美术编辑 李 峻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965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41千

书 号 ISBN 7-5391-3036-9/I·758

定 价 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买人是什么？
这是一个古老又新鲜的永恒的话题。



胡辛，原名胡清，中国作家。1945年5月生，江西南昌人，祖籍安徽黄山太平。现为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广播电视艺术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1983年以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即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后一发不可收，涉小说、传记、影视文学、散文随笔和理论研究等多种形式。至今已出版书30本。其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美国、马来西亚。三部传记在海峡两岸出版，在世界华人区中有较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以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有激情的艺术顿悟创造了真诚、鲜活的人间情致和灵活不拘的艺术表达形式。

为读者喜爱且为文坛关注的主要作品有：

《胡辛自选集》4 卷本（作家出版社）

长篇小说：

《蔷薇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陶瓷物语》（花城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长篇传记：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

（时代文艺出版社、台湾新潮社、作家出版社）

《最后的贵族·张爱玲》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作家出版社）

《陈香梅传》

（作家出版社、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花山出版社）

《彭友善传》（作家出版社）

《网络妈妈》（江西教育出版社）

中短篇小说集：

《这里有泉水》（作家出版社）

《地上有个黑太阳》（江西人民出版社）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河北教育出版社）

散文集《女人的眼睛》（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影视文学：

电视文学剧本《花谢花会再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8 集电视连续剧《蔷薇雨》原著、编剧

上海永乐电影集团、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

9 集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撰稿，江西电视台摄制

上下集电视专题片《千里踏访颂师魂》编导、总撰稿

江西教育电视台摄制

9 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编导、总撰稿

江西电视台、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联合摄制

论著《电视艺术十二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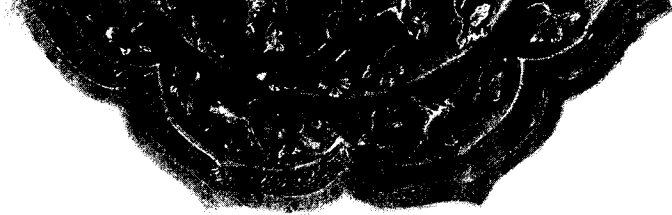
《百年回眸——名导名片管窥》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承平

美术编辑：李 峻

封面设计： 红美人工作室→范晓莉



目 录 contents

- 3 自 序
- 9 上部：我论女性
- 10 一、我论女性·男性的目光
 - 1. 女人是什么
 - 2. 注视樊篱的目光——王蒙与女性写作文本
- 23 二、我看女性写作
 - 1. 源头的困惑
 - 2. 现代：苍凉又美丽的风景
 - 3. 当代：起落间的迷茫与执著
 - 4. 墙的另一边——当代女小说家的审丑意识
- 43 三、风俗画中的串串响铃
 - 1. 乡土·民俗·小说家
 - 2. 市井·民俗·小说家
 - 3. 热闹深邃处的荒凉——试析女作家笔下的婚俗描写
 - 4. 或许是为民间文化折腰？——试析张爱玲的婚恋
- 70 四、女性创作的反思
 - 1. 步履女人的痛苦
 - 2. 开不败的蔷薇
 - 3. 并未随风而逝——关于我的三部传记
 - 4. 小说家视野里的陶瓷文化
——兼谈《陶瓷物语》等景德镇地域文本的创作
 - 5. 细雨的呼喊



CONTENTS

110	下部：我写女性
111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126	我的奶娘
186	情到深处
202	“百极碎”启示录
213	瓷城一条街
271	地上有个黑太阳
330	街坊·世态变奏曲
367	瓷都梦·一个女子的寻觅
397	女人如花
414	南昌方言与赣菜
420	女人的眼睛
423	后 记

自序

我喜爱暮春雨。

这滋润蔷薇又凋零蔷薇的雨，交叠着繁华与荒凉，浓缩着生命与消亡，叫你咂摸出那原本无法透彻的人生的滋味。

2004年的冬季或2005年的暮春雨时，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推出，这是继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推出我的自选集四卷本后的二度春。1996年的四卷本含长篇小说《蔷薇雨》和三部传记：《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张爱玲传》和《陈香梅传》。这一回，加了长篇小说《怀念瓷香》与论著《我爱她们》。

还是八年前的那句话：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不管我的蒸馏技术如何，《蔷薇雨》毕竟将我半生对古城南昌的种种积淀，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因了岁月的沧桑，更因了现代化都市模型的诱惑，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对准摩天大楼立交桥的晕眩，我愿我的《蔷薇雨》，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

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相。有人叹说“俨然一部现代《红楼梦》”，有人俯瞰曰“不过一市井小说耳”，或假或真，在我来说，很是珍惜这两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味”。1991年6月曾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约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并于1992年10月由“中心”出了65万字的剧本打印本数十套，历经花谢花开几春秋，终于1997年冬由上海永乐影视集团求索制作社和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成28集电视连续剧，1998年暮春季节，播出于大江南北，颇获好评。都说当代题材的电视剧如女人般经不起老，《蔷薇雨》与我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一样，可是扛住了岁月的沧桑！

《怀念瓷香》原名《陶瓷物语》，2000年秋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不少读者的挚爱，与其说写的是陶瓷的故事，不如说还是女人的故事。因为陶瓷的烧炼，太像人生，尤其是女人的人生！土与水，在火的炼膛里，揉合撕掳、爱恨交加、难解难分，当天地归于平寂时，结晶出的，可能是合格的陶瓷品，也可能是鬼斧神工不再有二的艺术峰巅，还可能是次品，乃至废品，但不论结晶成什么，你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土与水了，永远不再！这就是人生。而愈是精美的瓷，愈经不起碰撞，你千万别以为烈火的考验能铸就钢筋铁骨，非也，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它就摔得粉粉碎！这太像人的感情，尤其是女人的感情。《怀念瓷香》将我从22

岁到30岁在瓷都景德镇的人生阅历沉淀其间，还有走过岁月的沉甸甸的感喟。1991年我作为主创人之—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瓷都的大型专题片，获得了中国电视二等奖；2004年秋我率江西高校第一个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第一届研究生拍摄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于2005年元旦始接连5天在江西卫视播放，被瓷都陶艺家称为：“格调最高、艺术性最强。”“出乎意料的美、自然、真实，且感人。观人多曰：好看！太短了！还没看够！”的确，瓷都景德镇，融入了我太多的挚爱。当然，在《怀念瓷香》中，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不管怎么说，陶瓷给人的总是永恒的惊艳。

应该说，《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也源于童年的故事。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传奇色彩。我的大姑爹李郁是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工商界的代表、主席团成员，他并没有随军南下，吃了些苦头后便一心一意立足商界。我的父母的证婚人刘己达是大姑爹请来的，这个刘己达便是当年挨过打的赣南专员，蒋经国后来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我的外祖父于一偶然的机缘中，搭救过兵变中的军阀朱培德，后来外公开了钱庄，但席卷全球的墨西哥白银暴跌风浪中，他也一头栽到底。1937年父、母两个家族皆逃难到赣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莲的外婆强撑门户。外婆家在南昌时的女佣蓉妈，到赣州后曾在章亚若母

亲家帮佣,她没有割断与外婆的走往。这两位都爱抽水烟的主仆,绵长而隐秘的谈评话题之一便是章亚若神秘的死,这话题一直延伸到胜利后回归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一旦发现托着腮帮偷听得入神的我们姊妹时,外婆会骇然告诫:别瞎传啊,要命的事。既然是要命的事,为何主仆年年月月爱听爱说?在赣南时,我的父亲从事音乐事业,我的二舅吴石希就是话剧《沉渊》的主角,《沉渊》公演之际正值章亚若猝死,蒋经国狂暴无理地禁演该剧,那时正是我表舅吴识沧领着他们不知深浅地与蒋经国抗争了一番。固然我开笔写这部书时,又寻访了一些有关的人物并参阅了有关史料,但这故事已在我心中积淀了许久许久。我想,这仍是女人的故事,悲怆的江西女人的故事,该书原名《章江长恨歌》,创作始于1986年,1993年暮春海峡两岸出版人都改为现名,大概是从“名人效应”考虑吧。

《最后的贵族·张爱玲》(1996年收入我的自选集时更名为《张爱玲传》,现恢复原名)杀青于1992年,因种种原因捱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仿佛是张爱玲在成全此书,据说解放日报刊出书评《“看张”的新文本/读〈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的当天傍晚,新民晚报即登出张爱玲去世的悲讯。我想此书成为上海的畅销书,十几家报刊发消息跟这不无关联。生命是缘,从某种视角看这算小奇缘吧。我的心并不欣喜。

想当年张爱玲肉身处于繁华热闹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

关于《陈香梅传》创作的前前后后,我已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冗长的描述,在此无须赘言。从认识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学形象,头尾不过两年,虽是有意识地走近她,但不能说是走进了她的心扉。1997年7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访问时,未能见着她;2004年9月底至10月初,我应纽约大学之邀,再次赴美作学术交流时,非常遗憾,又未能联系上她。我不知道,我是否写出了真实的她?我只求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勾勒出这个女人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而已。

张爱玲说过:“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我的传记文学,是传记小说。

在数量和重量上,1996年的自选集,传记压倒了小说;但2004年的自选集,力图打个平手。《我爱她们》的前半部为论说,后半部附录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仿佛是作个见证,我就是这样看女性写女性的。也像是犹在镜中,自己久久地又细细地端详自己。但心并不满足,仍有失落,走了很久很久,回头看看,幸而仍是“女人写,写女人”,我心依旧。

暮春雨中的女人的故事,会像“流言”般传播么?

1996年的暮春,我致谢作家出版社和责编李玉英女士和侯秀芬女士,因为能早早地在京都出这么一套齐楚可观的自选集,他们对我的确是鼎力扶植。2005年的暮春,六卷本的胡辛自选集又自信面世,仿佛总也没过气,总也不见老似的,怎么说也是件高兴的事。感谢江西省出版局、出版集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感谢黄鹤先生、许志锐先生、周榕芳先生、张秋林先生的帮助。感谢南昌大学的扶植,邵鸿博士亦是我的忘年交吧。感谢我当年的学生小吴辉和小王奕,吴辉现在北京发展,王奕在江门发展,正是他们常念念要将我的书给当年的同学们,才有了这第二回的自选且成集。我信:清泉汨汨,真诚如一,定会滋润一方青翠田园的。

还要说的是,无论是2004年的冬季还是2005年的暮春雨时,皆为胡辛我创作、获奖二十一周年纪念,这套六卷本的自选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充溢的是数字化的情趣,蛮好。

胡辛于南昌大学

原序写于1995年12月27日

补充于2004年10月8日自纽约大学归来

|上 部| 我论女性





一、我论女性·男性的目光

1. 女人是什么

女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又新鲜的永恒的话题。

无论是女人是上帝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还是女娲用泥捏成的;无论是“女人是水作的骨肉”的赞美,还是“女人水性”“水性就下”的贬斥;无论是男人是江河女人是船帆、男人是树女人是藤的“和谐说”,还是女人不是泥男人不是筐,女人不是月亮男人不是太阳的“否定说”,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从古至今,无论男女,始终关注着“女人的话题”,或庄或谐,或执着或调侃,或投入或旁观。

对于女人,这是怎样的“有幸”,又是怎样的不幸!

也有男人的话题。也有对男子汉的呼唤和寻找。但终成不了气候。男人们无须高扬男性的大旗,社会是以男人的意志和利益为中心的,男人们可以对“男性退化论”置若罔闻,依旧自信从容、豪迈潇洒地走向未来。

因此,对女性的关注,便烙刻着父权制的传统和对传统的反叛,是男性视觉对女性俯视的情趣,是女性自卑感的有意无意的展露,更是觉醒女性躁动的魂灵、不屈不挠的执拗的寻觅和追求。

女性曾有过辉煌业绩的母系社会。原始初民中的女性无论在经济生产还是繁衍后代方面都处于支配统治人类社会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父权制形成了,“母权制的颠覆,乃是女性遭受的具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的失败。”

这本是历史的进步,无奈男性主体意识无限地恶性膨胀,或许原本出于对父权制的本能的维护吧,女性从一切社会活动中排斥出去,沦为劳动、生育、供玩乐的工具,“女人不是人”了。在有着悠久封建历史的大老中国,为不是人的女人设计制作的规范化的框架便分外牢固精致。从哭嫁歌中蕴含着男权替代女权的习俗溯源,到婚礼中祈子的种种习俗,到生育中“仍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



弄之璋……仍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的天壤之别,到“妇人在家制于父,虽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的封建礼教的严酷,展示着女性因袭着历史的重负,同时也对自身的历史悲剧长期认同。

但是,女性世界并非一片麻木沉沦,其中女性文学诚如陈惠芬在《找回失落的那半认识自己》中所阐述的:“当历史将女性无情地排斥在一切社会活动之外的时候,女性却用文学‘保存’了自己;而当女性解放蔚为时代风云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时候,女性则更以文学‘发现’自身。”并不浩瀚却极有份量的中国女性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崛起的女作家群,拓宽了女性意识女性价值探索之路。

1983年,我以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懵懂地叩开了女性文学的门扉,茫然地走上了女性文学探索之路。21年过去了,从处女作开篇“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的询问,到1990年冬长篇小说《蔷薇雨》卷首引用的朗费罗的诗句:“有些雨一定要滴进每个人的人生里。没有雨,大地化作一片荒漠;没有悲伤,人类的心会变得寂寞、无情而傲慢。”再到《陶瓷物语》中瓷的破碎,我塑造了不多也不少的女性形象,可我不知道我是高扬还是失落了那原本就模糊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价值!

女性意识是什么?你要认识自己是女人。女人与男人一样,都是人;而女人又是人中的女性,是与男性有别的人。这似乎陷入了难以走出的怪圈,但我相信不至于周而复始,而会取得螺旋式的升华。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对于女性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要彻底摆脱习惯或自然的对男性的依附感和并不为世俗所鄙夷的女性自卑感,谈何容易!世上除了女人就是男人,女人独立,又能独立到哪里去呢?我以为如若能砸掉传统的女人的框架,并且不再铸造新的女人的框架,不将女人的言行举止、服饰装扮、性情能耐乃至感知思维的方法注入规范化的模式,这才是独立的最基本的标志吧。我最痛恨这句话:“女人要像女人”;我最厌恶男人指责女人不像女人,女人惶惑自己不像女人,我最反感评论家们惊叹女人的作品已没有了女人味!为什么总也不能忘却自己是女人?不错,女人与男人不一样;但是,男人与男人也不一样,女人与女人也不一样,人与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手纹脚纹绝对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又怎会雷同呢?何况个性也是复杂多面的。对于男人和女人,刚强是美,柔弱也是美;含蓄是美,奔放也是美;粗犷是美,细腻也是美……有什么必要塑造千篇一律的女性美呢?至于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有什么必要对作者的性别耿耿于